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齋存稿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　溶

謄録舉人臣虞　圖

方齋存稿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方齋存稿十卷明林文俊撰文俊字汝英號方齋莆田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謚文修事蹟具明史本傳湛若水所撰神道碑載所著有方齋存稿世無刊本此本乃其家藏舊抄疏表序文襍著

九卷詩一卷史稱其文章醇雅雋永今觀其
詩亦舂容恬適不事雕琢
國朝朱彝尊輯明詩綜乃獨不載之當由未見
此本非置之不錄也又近人鄭王臣輯莆風
清籟集所選文俊詩尚有彭城夜泊七律一
首送黄主簿赴蘄水七絶二首為是集所未
收未知王臣何自得之王臣即莆田人于文
俊為鄉里或墨迹流傳据以載入歟今世傳

明南監板二十一史即文俊所校刋竄改舛訛頗為後人訾議然文俊為祭酒已在雕板將竣之日陳騤館閣續録所謂經進不經修者未可以是並訾其詩文也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方齋存稿卷一

明 林文俊 撰

表

進二十史表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以校刋二十史進呈聖覽者前聞具在垂聖王稽古之資遺籍復完徵昭代右文之治載黷令日輒冒宸嚴冀少裨于燕閒或可廣於

流布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惟明君務學為急而信史載事尤詳顧茲歷代之全書貯于成均之兩庫上自邃古下訖朝元二十家筆削之功千百年行事之實博大纖悉之畢具體裁義例之攸存但歷時既久而踳駁滋多故補缺雖勤而舛訛亦甚漸致前功之棄深貽後學之憂幸文運之誕興際聖人之在上好學夙成乎天性崇文聿採乎人言遂俾愚臣並辱隆委因知盛事有待熙朝南宮發四庫之書仍令博求於士類起部備三品

之用兼容借給於司徒蓋欲昭一代之人文奚暇惜千金之重費先是祭酒臣張邦竒司業臣江汝璧實共領之既而臣文俊司業臣張星踵成而博士臣程煌助教臣劉世龍臣聶曼臣王崑臣許堯學正臣黄良謅臣鄒魯學錄臣張傑雖各委任不一亦皆校勘惟均功績三年深慙駑駘之鈍書塵乙覽猶恐魚豕之訛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智天成文明日麗志存康濟學有緝熙謂載道固存乎經而考古必資於史泛觀前代博究諸家見殘

編斷簡之失真恐往事遺言之莫考乃以校修之責特委文學之臣晉魏隋唐等書殘者則補史漢遼金之板腐者重刋豈徒為秘閣珍藏垂于不朽抑將使寒鄉晚出睹之爭先吾道重光斯文有托臣等材雖謭薄學本空疎忝職賢闗每恨無階以報謇濫竽史事但知殫志于校讎移牒鳩工掄材分局職兼六館書購多方茍中間有一字之疑必往復盡諸臣之見雖勤劬於夙夜漫淹歷於歲時幸而畢工兹為完璧裝盈緗帙隨書各識

其標題別以牙籤開卷不煩於檢閱仰呈天陛庶遍儒林伏願念建事本乎多聞命講官時以進讀凡其善之當法惡之當懲與夫治所由興危所由兆務究是非於既往用資法戒於將來車同軌書同文綿一統輿圖之盛德可大業可久垂千年汗簡之光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欣躍屏營之至謹以二十史隨表上進以聞

謝重幸學表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欽

蒙聖駕臨幸大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雍臨
幸四方占文運之方隆載舉曠儀聿光舊典懽均朝野
慶協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彞
倫敘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況茲首善尤在
留神默契聖心大祛俗見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正先
師之名陋元人塑像為不經特遵皇祖之訓別祠啟聖
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禮無僭瀆道

益尊崇顧茲典之鼎新煩至尊以責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阼一紀之初乃涓令辰爰脩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于膠庠萬乘執圭親釋奠于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諏經喜溢章縫光流簡冊執豆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圜橋門而聽觀奚止六館之英俊瞻威嚴於咫尺幸法語之丁寧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化是之謂乎臣等職忝師儒躬逢盛美幸睹大人之虎變願先多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教

人必先忠孝誓圖報於將來伏願配乎天配乎地皇朝綿一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經筵講章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這是孟子離婁上篇說為政者當脩身以服人心的意思巨室是世臣大家慕是心悅服孟子說道人君為政於天

下其道不難在不得罪於巨室而已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苟君心未脩所行的事多乖戾則國人怨怒必自世臣大家始所以人君為政先要正心誠意使反之於身無聲色貨利之累而達之於政得刑賞舉措之宜則巨室見之自然悅服而無怨怒這便是不得罪於巨室巨室既慕則一國之人視巨室為向背的亦皆悅服而慕之一國既慕則天下之人視一國為向背的又將悅服而慕之人君為政能使自近及遠無

一人不服如此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而吾德教之行無所留礙自沛然充溢四海而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其於為政也何難之有臣考戰國之時王政不綱巨室擅權當時諸侯不務脩德以服其心而欲以力勝之反以取敗孟子有見於此故為此說以救之可謂探本之論矣況人君一身天下之本苟其身正則禮樂征伐出自朝廷四海之内無不用命何憂乎巨室如其身不正則衆叛親離匹夫匹婦或能勝予豈特巨室為可畏

哉此人君所以貴脩身也恭惟皇上以天縱之資紹列聖之統即位以來勵精圖治日御經筵以熙聖學日覽章奏以決大政洪範有序敬一有箴脩身之功可以匹休堯舜而邁迹湯武矣尤願法天廣運慎終如始使德教之施廣被於四海運祚之隆永垂於萬年臣等犬馬之誠無任惓惓顒望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這是孟子憫

世之人溺於私欲而喪其本心故發此論所以示人以養心之要也欲是嗜欲存字不存字都指此心説孟子説道凡人有生便有欲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是也是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便流於邪僻而喪失其本心故欲養此心其要莫善於寡欲何則欲者心之累也苟其人能寡欲矣則此心不至外馳自然收斂在這腔子裏足為萬變酬酢之主其有不存者寡矣苟其人多欲則昏昧放逸

身雖在這裏此心却與物欲俱馳其有存者亦寡矣臣嘗論之人之一心只是個天理而已若私欲則生於形氣之私原非性中所有但是二者嘗交戰於胸中迭為消長如長了一分人欲便消了一分天理彼愈長則此愈消甚可畏也是以聖賢教人時時要存養省察克治使欲心不留則此心瑩然渾是天理清明純一之體不虧而應事接物自不失其當然之則孟子提出寡欲二字於心學上極為親切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知也何

也人君尊居九重富有四海求無不得欲無不遂尤易縱欲自肆且如聲色貨利遊畋土木征伐之類苟其心溺於此其為害豈可勝計哉是故舜聖人也其臣皋陶戒之曰無教逸欲有邦武王亦聖人也其臣師尚父戒之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夫二臣者豈不知舜與武王必不至於縱欲哉正以心之難操欲之可畏所以防之於豫而杜之於微也其慮遠矣仰惟皇上聰明睿知得古帝王心學之正傳以敬天法祖為心以求治保

氏為務心不耽聲色之娛目不接玩好之具雖詩書所稱何以過之然臨御有年而治效猶若未臻比者星變地震水旱蝗蟲之災尤不能不廑聖慮也伏願詳味孟子此章之言深究前代得失之故清心寡欲務學親賢内外交脩躋于一德則治本既端治具畢舉唐虞三代之盛不難致矣臣犬馬之心無任惓惓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這是虞書益稷篇内史臣記臯陶賡歌告帝舜的說話元首在上指君說股肱

在下指臣說良是善康是安臯陶因帝舜作歌責難於臣於是賡歌以責難於帝說道君為臣之元首臣為君之股肱勢雖結於上下義則一體相須誠使為元首者智足以知人明足以照物賢者必用而不賢者必退有功必賞而有罪必罰譬之日月當空無所障礙而萬象洞然畢照人君之明如此則為之股肱者皆將奉公守法莫敢偷惰以隳職業而布列朝廷者皆藹藹之吉人矣股肱有不良乎股肱既良則能為君分理庶務以禮

則備以樂則和以教則行以養則遂凡大小政事莫有廢墮不舉之患矣庶事有不安乎由是觀之君明則臣良而天下之事可不勞而理也臯陶此歌雖若歸美於帝之詞而責難之意寓焉其忠愛至矣臣嘗因是而考有虞之時若舜之明四目達四聰元首何其明哉其臣如禹臯陶稷垂伯夷夔龍皆一時之賢濟濟相讓股肱何其良哉明良相逢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志同道合所以成有虞之治而後世鮮儷也仰惟皇上聰明天縱

剛健日新君臨天下一紀于茲無一念不在乎敬天勤民無一時而忘乎親賢講學道冠百王而不自以為聖智周萬物而不自以為明尊禮耆舊信任忠良在廷文武羣工咸思竭股肱之力以祗承休德明良喜起之歌於變時雍之化復見於聖明之朝矣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這是周書洪範

篇箕子演三德之疇以告武王的言語六三德是大禹所叙九疇中第六疇正是無邪直是無曲克字解作治字箕子説道人君建極於上既足以為臣民取法然無三德之用却不能使人都歸于極故大禹叙疇皇極之後即繼以三德三德之目第一曰正直是以正直之德治天下第二曰剛克是以剛德治天下第三曰柔克是以柔德治天下葢正直者無為而治聖人之本心剛柔者賴之以輔治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一曰正直二曰

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是天下有道之世彊弗友是彊梗弗順的人燮友是和柔委順的人沉潛是沉深潛退的高明是高亢明爽的箕子又說三德之用各有所宜人君如遇平康之世人皆會極歸極遵義遵道這是好時候則惟持正秉直建極以先天下而已不必事乎矯拂如遇那彊梗弗順可以由極而不欲者這是習俗偏於剛的人則必董之以威使他有所畏而歸于極是以剛而克剛如遇那和柔委順欲由乎極而不能者這是習

俗偏於柔的人則必予之以福使他有所慕而歸于極是以柔而克柔又有一等氣稟柔弱沉深潛退不及乎極者却要激勵奬進使他企而及之是以剛而克柔有一等氣稟剛方高亢明爽而過乎極者却要防閑裁抑使他俯而就之是以柔而克剛夫人君三德之用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如此則天下之人雖有溺於習俗囿於氣稟者至此悉歸於皇極矣三德之用其効不既大哉

臣按洪範三德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蓋人君之德

有剛有柔猶天道有陰有陽陰以歛之陽以舒之而後歲功成萬物遂人君之治天下何以異於此哉歷觀古昔聖王所以能成天下之治用此道也漢唐以來人主不知三德之用故或偏於剛如漢宣帝之殘忍或偏於柔如漢元帝之懦弱失君道矣治不古若何足怪哉仰惟皇上秉乾剛之德普離照之明即位以來刑罰不遺於奸宄德澤遍及於惸嫠剛柔相濟寛猛適中其於所謂三德蓋已允蹈之尤願終始此德終始此治納斯世

於皇極綿宗社於萬年天下臣民不勝至願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這是周書武成篇史臣記武王政治本末的說話爵是封爵土是國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遂定封爵以公侯伯子男為五等分以土地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等故說道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賢是有德的人能是有才的人武王建立治官惟用有德之人不肖的不得

以俾進分職任事惟用有才之人無才的不容以濫及故説道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五教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教食所以養生喪所以送死祭所以追遠武王以一身任君師之責故於五教極所慎重要使天下百姓都歸于人紀之中五教之外又重民食喪祭三件事以厚風俗故説道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信是誠實上不好信則天下皆趨於詐武王雖一令之布必不肯失信於天下義是所行合宜上不好義則天下皆趨

於利武王則一事之行必求允當於人心這便是惇信明義人之有德的若不去尊崇他何以勸善武王於有德的人必尊之以官人之有功的若不去酬報他誰肯效忠武王於有功的人必厚之以賞這便是崇德報功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脩三事舉信義立官賞行諸般政事都盡了武王此時復何所為惟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故說道垂拱而天下治臣觀有周史臣記武王政治之本末如此考之孔子稱舜無為而治恭己南

面周公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蓋與此稱武王之垂拱同一道也然人徒知數聖人之無為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蓋舜紹堯之後齊七政去四凶命九官十二牧敷言試功以察庶官明目達聰以決壅蔽其憂勤至矣至於文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其憂勤又如此蓋皆極其有為於先是以能享無為於後正與此論武王事相合豈真無所作為而天下自治也哉後世人主不知聖人先憂

勤而後逸樂往往以無為藉口恣耳目之娛窮心志之欲高枕肆志委政非人以至召變速戾者何可勝數誠萬世人君所當深戒也仰惟皇上以聖哲之資撫盈成之運即位以來一切遊娛之事不經於心百凡玩好之具不接於目未明視朝勵精圖治日御經筵親近儒碩其於前代帝王之盛美蓋兼而有之尤顧體道用中求賢納諫慎重爵賞以待有功委任賢能以圖輔政忠厚以勵士風節儉以甦民困本一人之憂勤致萬邦於安

樂則垂拱無為之治不在虞周而在今日矣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這是周書旅獒篇召公告武王以當謹德不可玩人的意思狎侮是褻慢君子指在位之人小人是細民召公說道人君以一身居天下之上要在謹德德既盛則動容周旋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夫德有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彼君子以心事上的然必在上者推

誠以待之致敬以下之然後能盡其心茍狎侮了他彼見吾禮貌之衰則有去而已孰肯盡心為吾用哉小人以力事上的然必在上者撫之以恩動之以禮然後能盡其力茍狎侮了他彼雖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肯盡力為吾用哉然則君子小人皆不可狎侮之也明矣臣按召公此章本為西旅貢獒而作乃言及此何也蓋天下之治無常形而安危治忽在人主一念敬肆間茍君心小肆而溺於玩好之私則小人投隙並進導之以快

情肆意之事何所不至於是正士曰疎而法言難入矣安得不狎侮君子乎又將以慾為可縱民不足畏而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者有之安得不狎侮小人乎此召公之所深慮也夫以武王功德之盛召公猶以是戒之則人君於所好尚可不謹哉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屏斥耳目之玩而敬天法祖勤政務學孜孜如不及於君子則諫行言聽不徒禮貌之虛文於小民則子惠仁懐每有優恤之實惠是以中外臣工咸思竭忠効智以佐休明

而萬邦黎庶莫不尊親愛戴其上者嘉靖中興之盛可以比隆堯舜矣臣愚尤願深味謹德之言益嚴狎侮之戒宅心於敬防幽居非僻之干所寶惟賢斥遠方珍奇之獻則聖德益隆聖治益昌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於此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玆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這是周書大誥篇成王因武庚之叛大誥天下以東征的意思已是

欲已而不能已敷是布賁是飾前人指武王誥成王上文言已嗣予歷服恐不能明哲以迪民安康而格知天命然其意猶未已也至是又說我以幼沖之年膺此重任恐不能勝如涉那淵水慮不能濟然我之心豈終以難自阻哉我惟往求所以濟之之道其道惟何我國家一代之法至為明備苟奸人叛亂而不能討平則將為之蕩然而廢弛矣我於典章法度必敷布而脩飭之前此受命于天疆宇至廣今一隅騷動而不能勦定則將

爲所竊據而狹小矣我於前王基業必增益而開大之若此者非以病民也昔武王伐紂以安天下爲心今我亦以安天下爲心而不忘其大功爾我之爲心如此今武庚不靖得罪於天天命誅之我何敢閉抑天降威用而不行討予臣按成王以幼沖踐阼當是時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武庚既與三叔叛而商奄淮夷又相煽以動然成王能任周公四征不庭卒能戡定禍亂以安王室成康以降周室寖衰陵遲至於夷厲之世玁狁内侵荆

蠻淮夷相繼復叛宣王即位命將征之而周道復中興焉成王繼體之賢君宣王中興之令主皆汲汲於治兵詰戎如此莫非為天下計也豈若後世人主窮兵黷武以邀四夷之功者哉仰惟皇上以上聖之資紹列聖之統文德武功各臻其盛頃者廣西雲南及山西潞州稍稍不寧天威所加旋即平定令中外又安若無足慮者然禍亂常起於無形而變故每生於所忽臣願思祖宗櫛沐之勞謹令日衣袽之戒練兵選將以杜不虞任賢

愛民以固邦本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在聖
明加之意而已臣愚無任惓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
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
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
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土這是周書康誥篇武王命其弟康叔為衛侯的言語
肇是始區夏即天下殪是滅戎是大寡兄武王自謙的

話封是康叔名武王說道我周有天下本於丕顯考文王而文王造周不外明德慎罰兩件事德者感化人心之本文王明其德以化民則民皆知慕而入於德罰者防範人心之具文王謹其罰以齊民則民皆知畏而不入於罰然其實何如庶民有鰥寡的至微而易忽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何敢侮焉乃若有能當用的則用之而使在職有賢當敬的則敬之而使在位有罪當威的則威之而不少縱夫不侮鰥寡庸庸祗祗即明德

之事威威即慎罰之事合而言之皆德也德著于民民心歸之當時文王位雖西伯而天命已屬是肇造我區夏其德所及我一二友邦亦觀感而化漸以脩治不特友邦為然盡西土之人亦皆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上帝美我文王乃命之燮伐大商而受天命以有天下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則其德又以及天下矣文王之德足以得天下如此汝寡兄亦勉力不怠以成其業是以有此土地分建諸侯汝康叔

得以受封在此東土豈偶然者哉臣按自古人君未有不以明德慎罰而治以務罰不務德而亂者考之前代歷歷可鑒肆我太祖高皇帝既得天下專務以德化民雖刑罰之用亦所不廢然大辟必三覆奏律令成於屢易藁蓋其慎重如此是即文王明德謹罰之心也仰惟皇上繼統承天法祖為治恩必徧於鰥寡爵必及於賢能尤憫無辜之民屢下哀卹之詔是無愧文王之德久矣臣竊以文王所以成此德者又由其常有視民如傷

望道未見之心而不自足也故詩人頌美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臣至愚敢以為今日獻惟聖明留意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這是周書康誥篇武王告康叔以謹罰的意思外事先儒陳氏以為有司之事臬是法倫是叙要因獄詞之要者旬是十日時是三月蔽字解做斷字武王說道人君之法受之於天而有司代君以行法者也汝康叔於有司之事但取是法敷陳而

條列之使爲有司的皆能詳明法意則於用罰之際庶不昧於所施然是法也殷先王用之輕重取舍秩有倫叙衛殷墟也殷之法乃殷民素所服習者汝惟使衛之有司法此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則民無不服矣武王又念刑罰之用一成不可變罰用殷彛固善矣而推鞫訊問苟有未當則死者不可復生於是又戒之曰汝於獄詞之要者就使情與法俱當尤當服膺而念爲之求可生之道近則五六日遠則十日或三月夫既爲之求

生道而不可得然後從而刑之殺之大斷要囚則我與死者皆可以無憾矣武王告康叔如此忠厚惻怛之意為何如哉臣按康叔衛侯也武王猶以慎罰告之况人君為天下之主億兆之命懸於一人苟刑罰不中則民何所措手足是以古昔帝王若舜之欽恤禹之泣辜湯之慎罰高宗之不僭不濫率皆致重乎此至于成周其制愈備每獄具三公九卿參聽之槐棘之下既成以告之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其慎重如此所以上無濫罰

而下無寃民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即命丞相李善長等詳議法律親爲裁定凡有大獄必三覆奏而後行刑太宗文皇帝因法司奏決大辟則諭府部大臣等從容更審且云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此與武王所謂服念要囚至旬時者可謂異世同符矣恭惟皇上嗣統以來敬天法祖勤政惜刑仁如春生威同秋殺是以奸宄伏法良善獲安溥海内外罔不畏威懷德臣愚尤願圖維治本培植化源乾元不息晉

施無外之仁帝德罔愆允致協中之化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這是周書康誥篇武王告康叔欲其不用罰而用德的意思彛是常蔽是斷敏德是勤敏於德顧是省猷是謀瑕是疵殄是棄絕武王致嘆呼康叔之名而告之先曰敬哉者言不可不致其敬也因說汝於衛國當順民情

以為治慎毋作可怨之事如謀有未善的法非國家所常行的汝或誤用之則害及于民皆足以召怨汝必勿用這非善之謀勿用這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敏德蓋古之人若我文考若古先哲王若商耇成人皆是能敏德的汝必以之為法而其法之也又必斷以誠彼其外若敏而中懈始雖敏而終替者皆其誠之不足者也然誠以法古敏德欲何為哉如心有未正何以化民則用以安汝心使宅乎天理不隔那人欲之危德有未

純何以出治則用以省汝德使純乎天理不奪那私意之累謀有未善何以安民則用以遠汝謀使運之心而達之政的皆正大周詳足為經久之計然必從容不迫待民自安勿忽其未化而遽刑之如此則為能以德化民民自安汝之治我豈以汝為瑕疵而棄絕之哉臣按康誥一篇武王本為康叔之國而訓戒以治民之辭然其篇內言心言德者不一而足如曰宅心知訓曰德裕乃身曰朕心朕德惟乃知至此又曰康乃心顧乃德其

惓惓若此何哉蓋天下之治皆原於心而德又所以出治之本也人君苟心正而德脩則見之刑賞舉措與夫一切政令必無不善而成天下之治也不難矣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致治之盛後世莫及者其本原皆在於此恭惟皇上嗣位以來絶遊畋之娛屏奇邪之好所留神者惟帝王之治所究心者惟聖賢之學聖衷澄徹天德精純雖在古昔聖王何以過之然比年以來災異疊見天下之民庯有未得其所者臣愚伏願持謙沖之志法

不已之運益資理義以養心益親賢人以輔德政必為悠久之規治必存惇厚之體則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幸甚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這是周書召誥篇召公在洛作書告成王以治洛之事因周公自洛歸周而寄之以達於王也元子言紂為君是天之長子大國殷指殷有天下說恤是憂召公將言天命不足恃

先以嗚呼發之說道皇天上帝厥命靡常昔紂受天命為元子而有大國矣及其無道得罪于天天乃改其元子與大國殷之命使我周代之然則天命可恃以為安乎今王受此大命以貴則為元子以富則有大國固有無窮之美然天無常親命不易保元子大國既可改于昔則亦可改于今豈非無窮之憂乎於是又嘆息說王其奈何弗敬蓋紂惟不敬故早墜厥命今王欲保守天命如之何可以縱肆而不敬乎人君為天之子奉天為

治件件要與天合少有縱肆所存所行便與天背違了
夫惟克敬則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
與天同德故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下其有要於
此哉臣嘗論之人君以一身居天下之上治亂安危係
於一人其責至重而勝之至難世主不察乎此徒見崇
高富貴爲可樂而忘其可憂肆情徇欲無所不至而危
亡之兆見矣成王以幼沖嗣位召公慮其未必知此故
告之曰無彊惟恤又曰奈何弗敬夫人君苟知天位爲

可憂自不容于不敬者蓋憂則敬心生而治樂則驕心生而亂稽之往古歷歷可驗恭惟皇上聖本生知智由天縱敬天法祖納諫任賢勤勞庶政每以昧爽而臨朝緝熙聖學不因寒暑而輟講感上天示戒輒形罪己之言因四方告災屢下恤民之詔此其憂勤敬畏之心即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也然而治效猶未臻不免上厪聖慮伏願堅持此心終始無間廓虛中以盡下崇儉德以裕民使德澤敷于四海運祚綿于萬年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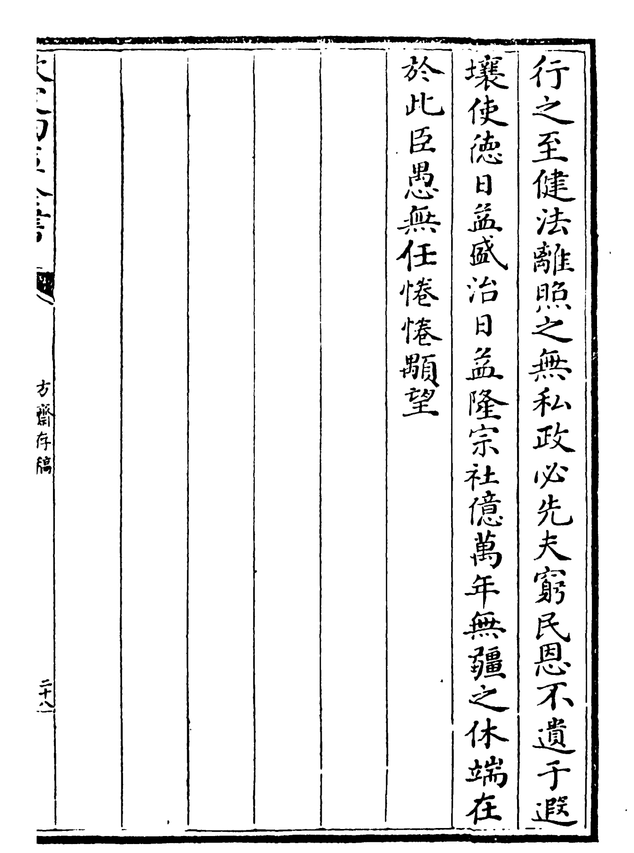
等不勝至願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這是周書君奭篇周公留召公的說話棐是輔冒是覆冒海隅出日是東海之隅日所從出之地周都西土去東為遠周公舉遠以包近故以日出言俾是從周公說我與汝召公嘗同輔文武成王然文王之時尚有五臣為之輔武王之時有四臣為之輔今惟我與公二人而已我二人者惟能鞠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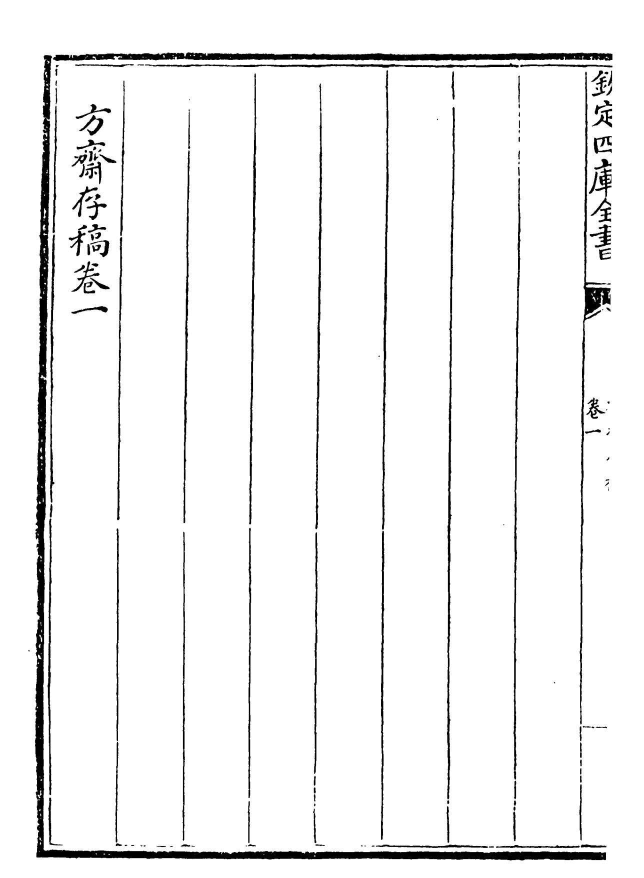
盡瘁竭力以輔君故用能致今日之休然則天休滋至嗚鳳在郊今日之盛豈曰無所自而然哉然休則休矣未可以自足也昔文王之德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用肇造我區夏其功大矣茍今日四海之内有一人弗服則是文王之功猶有未成我與公豈得辭其責哉故我欲與公同心協力輔相成王共成文王之功於不怠必使德澤大覆冒斯民如天之無不覆幬雖海隅日出之地去西土極為遼邈者沾被我之德教亦皆奉我正朔守

我王度相率而臣服必如是然後已耳然則為召公者當以是自勉豈可以今日之休為已足而遽欲求去也哉臣按成王伐淮夷踐奄皆在此書之後則知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夫四海至遠也欲其一一心服而率從非可刑驅而勢迫要必有德澤以丕冒之乃能有以得其心周公之言可謂深達治要矣考之於古惟堯舜禹之盛足以當之書稱堯之德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稱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稱禹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蓋三聖人者德盛而道隆恩深而澤溥故其所及之遠如此豈若後世不務德而徒勤兵以服遠者之為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資應運而興德教所加薄海内外悉為臣僕輿圖之廣漢唐盛時所未有也恭惟皇上聖哲聰明同符高祖深仁厚澤廣被寰區是以普天率土之民莫不愛戴懽忻傾心而向化蠻貊四極之國亦皆效琛獻贄稽首而來朝盛德大業雖堯舜禹之聖無以加矣尤願體天



行之至健法離照之無私政必先夫窮民恩不遺于遐壤使德日益盛治日益隆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於此臣愚無任惓惓顒望



方齋存稿卷一

方齋存稿卷二

明 林文俊 撰

疏

祀禮疏

右春坊右贊善臣林文俊謹奏為欽奉敕諭事臣伏見皇上聰明聖智卓冠百王諸所作為動遵古典乃者以郊祀未協古禮欲遵復我聖祖初年之制特降敕諭令

臣等各述所聞以對皇上之心即大舜好問用中之心也顧臣學術疎淺智識庸闇豈足以仰副虛懐之問哉臣惟郊祀之禮夏商以前見于經典者如所云肆類柴望及昭告上天神后之類皆因事祭告非祭之常典當時或分或合不可詳考周禮大司樂圜鐘為宫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鐘為宫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蓋天地分祭之禮始見於此說者以為天陽也冬至陽之始故祭以冬至地陰也夏至陰之始故祭以夏

至古人以類求神如此然亦不言在南北郊也漢成帝時匡衡請罷甘泉汾陽之祠而作南北郊蓋北郊之制始見於此當時固是分祭也至平帝元始中始有合祭之禮東漢因之自唐及宋亦多是合祭至宋神宗元豐中始罷合祭詔諸儒議祠北郊之儀而亦未之舉行哲宗元祐中又下羣臣議時蘇軾等主合祭劉安世等主分祭其說紛然其後程頤有言曰祭天地是報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豈得同時則頤固以分祭為是矣朱熹

亦曰古者天地定是不合祭然熹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則熹又若疑於北郊之說矣豈以經無北郊之文故疑之耶仰惟我聖祖即位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祀地蓋準成周之制至洪武十一年復定合祀之禮聖祖之意蓋有非常人所能測者今皇上疑其未合古禮而欲追復我聖祖初制顧惟事體重大豈下臣所敢輕議哉然古今經籍之所載則臣已畧陳之矣至於日月之祭

臣謹按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祭日月星辰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而典瑞朝日注云天子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禮記祭義亦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則日月之有專祀古也我聖祖洪武初亦有朝日夕月之禮矣今太歲風雲雷雨等神歲以仲秋致祭而日月運行贊上帝以成化工反不得專祀則聖諭所謂恐無以酬其功而太歲風雲雷雨等神反過於日月者皇上之論可謂

深合禮典矣若夫大祀從以羣神臣考之禮書配郊止以日月原無諸神從祀之説漢晉以來從祀之禮叢冗雜亂郊壇所列至一千幾百餘位其爲瀆禮不經莫甚於此故朱熹云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其説誠是也我聖祖初年之制圜丘只配以日月星辰太歲方丘只配以嶽鎮海瀆其後合祭天地因增從祀之數至二十四壇雖異初制然視前代瀆禮不經之祭相去萬萬矣臣又聞之夫禮非由天降也非由地出

也人情而已矣先王之始制禮也豈必有沿襲哉亦求之情之所安而已臣伏讀聖祖大祀之文有曰至陽祭之於陰月至陰祭之於陽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蓋言祀天地尚實而不尚華後世執古而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及人之享若使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當汙樽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巢居而穴處也以今言之是果可行乎臣因是言而知聖祖當時合祭之意蓋亦就其情之所安而以為不必拘泥於古也所謂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者此之謂也今皇上以聖人之資操述作之柄仰惟聖學淵源睿識宏遠固非臣等所能窺其萬一然天子尊事天地禮莫有大於此最宜慎重而聖祖所更定之制又非可以輕議改易者也乞勅左右大臣及禮官參酌衆論詳議可否然後皇上親賜裁定必求至當歸一之論則典禮光于萬世而宗社綿于億萬年矣臣冒凟天威無任恐懼隕越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進瑞雪詩疏

右春坊右贊善臣林文俊謹奏為紀休徵以彰聖德事臣竊見比者皇上出郊禱雪敬天憂民之心發于至誠天心享格瑞雪立降聖德格天之速至於如此誠自古帝王所希有也臣聞聖王不貴祥瑞惟是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則以為瑞之大者蓋以是為民食所賴非若草木鳥獸諸物之為瑞徒侈觀聽而已乃今瑞雪之降實兆豐年裕國阜民胥此焉賴天眖聖明莫大於此臣備

員侍從目覩嘉禎踴躍歡忻不能自已輙敢忘其鄙陋撰瑞雪一篇並序別錄進呈伏望聖慈俯垂睿覽臣不勝恐懼隕越之至謹具奏聞嘉靖八年十二月二日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意詩留覽該衙門知道

災異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自劾不職乞賜罷黜以答天戒事該南京禮部咨近因午門西樓垂脊震雷示戒題奉欽依行各衙門痛加脩省備行到臣除欽

遵外臣仰惟皇上敬天勤民親賢務學治必法古政必
合天固宜天心孚格而瑞應駢臻矣今茲災變之來咎
在臣等伏念臣才識凡庸學術疎淺曩者備員翰林春
坊叨侍講筵乏論思之益待罪史局無編纂之勞今蒙
聖恩簡任國學職在陶成人材扶植風教而私自循省
實未之盡然則瘝曠之罪臣將安逃茲當上天垂戒之
日伏望皇上將臣亟賜罷黜以答天戒臣無任恐懼隕
越俟命之至為此具本順差典吏黃朝欽賫捧奏聞伏

俟敕旨嘉靖十年　月　日奉聖旨林文俊不准辭著照舊用心供職吏部知道

請遣官奉安先師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隆祀典以光聖道事近該南京禮部劄付到監伏覩皇上敕下禮部會議改正先師孔子祀典臣仰惟皇上以禮尊事先師不徒為彌文而已真所謂大聖人之作為也邇者禮部頒降欽定先師位式到監臣等欽遵即行南京工部製造外

聞近日國子監奉安先師皇上特勑禮部擇日遣官祭告天下傳誦咸謂皇上遵師重道之禮其隆如此斯文豈勝慶幸緣南北國子監俱是首善之地事體相同今先師奉安有日臣愚欲乞皇上特降御制祝文一通遣官奉安祭告庶稱聖朝崇重之典啟來學歆慕之心其有裨于世教豈淺鮮哉再惟原定樂章祝文其中有宣聖宣王及惟王等句與今新定名號不合相應更定乞勑禮部作速頒降以便遵守臣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

願望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官張翀齎捧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嘉靖十年　月　日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考察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選師儒以惇治化
事該工科給事中謝存儒具題前事禮部覆題欽奉聖
旨兩京國子監官著吏部從公查奏續該吏部題奉欽
依移咨南京吏部備行到臣取具屬官賢否考語以憑
查選臣竊思之太學首善之地賢士所關師儒之職誠

宜精擇而慎用之但監丞博士等官職任猶輕至如祭酒則儒師之長總涖監事其職之難稱尤甚故必有耆師宿儒明於聖賢之學者俾居是位則有以闡明正學造就多士苟匪其人則反是其所繫豈細故哉況今皇上銳意作人舉行積分之法居是職者尤不宜苟取充位而已伏念臣章句迂儒誤蒙聖恩擢任茲職受命以來夙夜祗懼以聖賢之學訓迪生徒冀得真才以備國家之用然涖事已踰一年而計效殊乏分寸徐思其故

蓋臣之學不足潤身安望其及人行未必合古將何以律士何也學必先己而後人教不貴言而貴行也然則臣之不職亦既明矣臣近因災變自陳已備述不職之狀伏蒙聖慈不忍加罪降旨留用臣感皇上隆天厚地之恩敢不誓竭其愚以圖報塞於萬一第恐力不勝任有瘝任使況今本監屬官俱從考選黜陟而臣之職尤為難盡者顧敢晏然居位如故以取冒昧之誚哉伏望皇上將臣特賜罷黜敕吏部别選賢者代之則師道立

而善人多誠世道甚幸臣干冒天威無任惶悚戰懼之至
為此具本順差辦事官劉寅賫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嘉靖十年十月十八日奉聖旨林文俊學行可取不准
辭照舊用心供職吏部知道

進二十史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校刻史書事先該
禮部具題前事奉聖旨這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
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爾部裏既說

成功無期工費亦大且罷只行南京禮工二部會議將南京國子監見在舊板用心翻驗有脫落糢糊的逐一考對脩補以備傳布欽此續該禮部題奉欽依准於順天府收貯變賣菴寺銀兩内查取七百兩解赴該監行委祭酒臣張邦奇司業臣江汝璧督率屬官監生將十七史用心校對就將原板刋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一體校補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備劄到監隨該臣邦奇等具奏史記前後漢書殘缺

糢糊特甚莫若與遼金二史一體重新翻刊並各史應
合脩補者費銀尚多請再於南京吏部支取本監折乾
魚銀一千八百兩應用禮部覆題奉聖旨是欽此續該
南京工部遵照先奉欽依會議事理發銀五百兩送監
接濟通前共銀三千兩本監收貯支用自嘉靖八年四
月十二日開局分委博士臣程煌學正臣黃良弼校刊
元史助教臣劉世龍校刊史記前漢書遼史金史臣聶
曼校刊五代史陳書南齊書臣王崑校刊三國志臣許

堯校刋後漢書晉書宋書學正臣鄒魯校刋隋書唐書魏書學録臣張傑校刋北齊書梁書周書南史北史臣邦奇臣汝璧實總其事督率諸臣晝夜讎校功未及成而二臣以陞遷丁憂相繼去任臣文俊與丁憂司業臣張星接管以來照舊校理嚴督匠作用心刋刻期在速成以仰副德意但卷帙浩繁工程重大且各處起取人匠原不屬本監管轄移文行提動經旬時纔得解到時臣邦奇等見得板刻糢糊尤甚必若大加脩補比之重

刋所省亦不甚多而所補書往往不得精緻且恐隨補隨脫不足以垂久遠議於各史脩完之日另行奏請發銀重刋一面督令屬官監生用心校對令已校畢而各史脩完支剩銀只有四十兩六錢六釐五毫見在即使脩補亦必不敷工費近奉欽依著臣等上緊催促完備進呈臣仰奉嚴旨踧踖靡寧恐再遲延獲戾愈重謹將脩完二十史共四百八十本先摹印裝潢進呈御覽其宋史乞敕禮部議處再發銀兩或於南京户部再將本

監折乾魚銀動支與今支剩脩史銀相幫支用庶可與工重刊臣不敢擅擬伏望聖明裁處另行臣看得二十史今雖脩完然簡編浩穰字數繁多校刊雖勤而魯魚亥豕恐猶不免其所脩補諸史又多是百餘年舊板蠹爛之餘匠人委難下手或剜動一字牽連數十字應手崩裂以故板刻未甚模糊文字尚可句讀者只得姑仍其舊不敢輕動而各史脩補往往不得精緻者蓋勢固然非敢惜費沿陋也如其板已全壞不堪脩補並脫落

者則考南京禮部所藏古本及别購善本旋刋補入若校本亦皆脱落無從考據者則仍闕之亦史闕文之義也初臣邦奇具奏新刋史記兩漢書遼史金史五部共該用銀一千一百七十五兩四錢彼時定價每書二葉該梨木板一塊價銀二分二釐謄寫工食銀一分四釐刋字工食銀二錢八釐後各役因見工食算計太輕不肯就工臣邦奇等又行體訪各處刋書事例從宜酌處議得史記兩漢書各有小註釋文艱於寫刻以此每一

葉量加謄寫銀三釐刋字銀一分六釐其遼金二史原無註者照依原定工價彼此通融始克就緒又原奏五部書共九千六百三十五葉今實刋過一萬八百四十一葉並前項共該加銀二百八十七兩六錢二分三釐計新刋書五部共用過銀一千四百六十三兩二分三釐其脩補書十五部並紙劄印刷工食等項又用過銀一千四百九十六兩三錢七分五毫通共用銀二千九百五十九兩三錢九分三釐五毫俱備細造冊隨書奏

報外臣竊思之此二十史者宇宙中千數百年之事具載於此而歲久板壞有志之士以弗獲見全史為恨蓋非一日幸遇皇上聖神天縱稽古右文特命校刊以傳布天下使數百年殘篇斷簡一旦復完得以家藏而人誦之士生於休明之時聖天子嚮用儒學之日何其幸哉但此書所載君臣賢否政治得失制度沿革世代興亡治亂之迹雖學者所當究知而於人主尤切伏望皇上萬幾之暇時覽觀焉不惟可以考知故實亦足為令

日勸戒之助禮文損益之資誠不爲無補也爲此具本

並撰進呈表一通專差助教臣林鳳鳴賫捧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

脩造疏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謹題爲脩造事竊照本監先

師廟門外原有左右碑亭二座歷科進士題名碑記在

焉歲久弗脩日就損壞近爲積雨侵凌左邊碑亭一座

先已坍塌碑石有壓仆者矣其在右邊者幸而未嘗坍

塌然椽瓦損漏牆壁傾頹勢亦就敝失今不脩後必大壞而爲費愈廣櫺星門前屏牆一帶爲崇護廟宇而設近亦有倒塌者此皆在於先聖宮牆内外四方之所瞻仰而頹廢若此其何以肅容貌而妥神靈此在事勢所宜亟爲脩理而不可緩者也再照修道正義廣業三堂監生朝夕肄業之所亦爲歲久弗修損於積雨今牆壁半摧簷瓦將墮諸生相顧莫敢負牆而立而各處號房陸續坍塌凡八十餘間即今見行增廣事例將來監生

積聚漸多無所棲止必將寄居民舍苦於僦賃之費尤為非便所據前項脩造工程皆不可缺幸遇皇上屬意賢關聿隆文教臣等叨職師儒方思仰體聖意俯竭愚衷以少收作人之效顧忍坐視學宮之敝壊而不為之所哉如蒙乞敕工部估驗先將要緊去處興工脩理其可稍緩以次脩造則為之有漸民不知勞而廟學為之一新文治益以興隆矣臣等不勝幸甚緣係脩造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奉聖

旨工部看了來說

進瑞應白兎頌疏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紀瑞應以昭聖德事近該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進到白兎在朝大小臣工交相稱慶謂皇上聖德格天天心鑒悅諸福疊臻今兹白兎見于四川實為上瑞豈非天以是彰聖德徵聖治哉昔有虞之治至于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斯極盛矣於是皐陶明良之歌作焉所以美盛德昭成功也今皇上至

德召和兩儀以位庶類咸若至于羽毛之族亦皆獻瑞效祥此與虞廷獸舞鳳儀之盛無以異矣顧臣學術淺陋不能揄揚聖德萬分之一然喜溢于衷拜稽颺言自不能已謹撰瑞應白兎頌一篇隨本進呈伏望聖慈俯垂睿覽臣無任欣躍慶幸悚慄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意頌留覽禮部知道

進瑞鹿賦疏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紀靈貺以光聖德事臣伏見河南撫臣吳山等以白鹿來獻玉質霜毛皓然素采在廷文武羣臣爭先覩之為快考之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周公歸之王而薦之廟蓋以是為明德所致故重之如此恭惟陛下臨蒞以來諸瑞駢臻未易縷數試即毛羽之為瑞者言之如白鵲白兎白鹿一歲之間相繼來獻此豈但周時一白雉而已哉此無他蓋盛德格天天心豫悅故屢託之瑞物以昭示其眷顧無已之誠

而陛下茀祿之盛國家泰運之隆其兆見於此矣臣欣忭踴躍之餘謹撰瑞鹿賦並序隨本進呈仰惟聖德隆盛卓冠百王而臣欲以區區淺陋之辭摹天地之大繪日月之明豈足以盡其萬分之一哉然比之堯民擊壤之謡或庶幾焉伏願天慈俯垂電矚臣無任恐懼戰慄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嘉靖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意賦留覽禮部知道

考察自劾疏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自劾不職乞賜罷黜事

臣伏見皇上勑下吏部考覈在京庶僚大明黜陟凡在

臣工罔不警惕四品以上例許自陳伏念臣草茅賤士

遭際明時濫登仕籍二十三年于茲感激聖恩雖隕首

糜骨何能為報但臣才非通敏性極迂愚曩者待罪翰

林春坊以論思為職既不能少效區區用圖報稱乃今

蒙恩承乏國學責任益重稱塞益難何也太學賢士之

關而祭酒師儒之長也非明聖賢之學則無以誨誘多

士而端其趨向之途非有古人之行則無以表師諸生而變其浮靡之習臣嘗以是二者私自循省而未之能然則何以作人厚俗以仰贊國家文明之化哉以是觀之臣之不職亦已甚矣況當聖天子臨幸辟雝右文崇教之日尤宜慎簡師儒以脩造士之效如臣之愚委難勝任若冒昧居之恐曠瘝之罪日深一日兹值考察之期伏望皇上將臣特賜罷黜别選賢能以充任使則成均得人文教益興臣無任恐懼祈懇俟命之至為此具

本親賫謹具奏聞伏候勑旨嘉靖十二年三月二十七
日奉聖旨林文俊不准辭著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請暫免視朝疏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謹奏為欽承聖諭事臣等伏
見禮部尚書夏言奏前事該内閣傳示聖諭云朕自昨
月回齋居文華殿衣厚而悶熱近又内作煩燥自十七
日未視事今又當候雨宜勤朝政但熱未解亦不用藥
只欲閑静數日耳日久不與卿等接見恐我思故兹示

以悉宜播之百官使知數日免朝之故宜令咸知之欽此臣等仰惟玉體康和已收勿藥之喜臣等下情無任欣慰即今天氣炎熱伏望皇上暫節萬幾之勞免視朝數日頤養天和調攝聖躬永綏無疆之福臣等無任祈懇願望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嘉靖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知道了

奉慰疏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謹奏為奉慰聖心事玆者伏

覩聖旨朕第一子本年十月初十日夜丑時以疾薨逝
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下情不勝哀痛仰惟皇上聖德格
天天心眷佑茲當鼎盛之年正協多男之祝指日將復
篤生皇嗣以膺主器之重伏望聖心大加寬慰抑哀保
和以永綏無疆之福上以慰聖母皇太后之心而下以
慰天下臣民之望臣等無任懇切祈請之至為此具本
親賫謹具奏聞伏候勑旨嘉靖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
聖旨知道了

問安疏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謹奏為問安事臣等欽奉聖旨朕十五日冒風作咳服藥未止欲暫輟政事必須静攝以省思慮然後可爾文武諸司官員宜用心辦事待平復日視事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伏承聖體偶爾違和無任瞻戀除欽奉聖諭各用心辦事外伏願皇上節省聖慮頤養天和以迓承億萬年無疆之福實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無任懇切祈請之至為此具本親賫

謹具奏聞伏候勑旨嘉靖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奉聖

旨知道了

謝恩疏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林文俊謹奏為謝恩事嘉靖十四

年十月二十二日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林文俊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行到臣

伏念臣樗櫟凡材草茅賤士幸逢聖世濫岀賢科早任

詞垣備員是懼再吏國學造士何功迨貳邦禮于南曹

倏及歲星之再易毫分無補祿廪虛糜方待罪而省愆遽蒙恩而改秩私自循省倍集兢慙況銓曹為人物之權衡而舉動係衣冠之表率以臣處此揣分奚堪自慚人品之輕難稱主恩之厚臣敢不小大必慎夙夜無忘恪守官箴勵清脩以率先於庶職博詢輿論秉公明以甄别乎羣材庶効犬馬之微勞少答乾坤之大造除本月二十四日望闕叩頭謝恩到任外臣無任感戴激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辦事李恭賫捧謹具奏聞

因災自劾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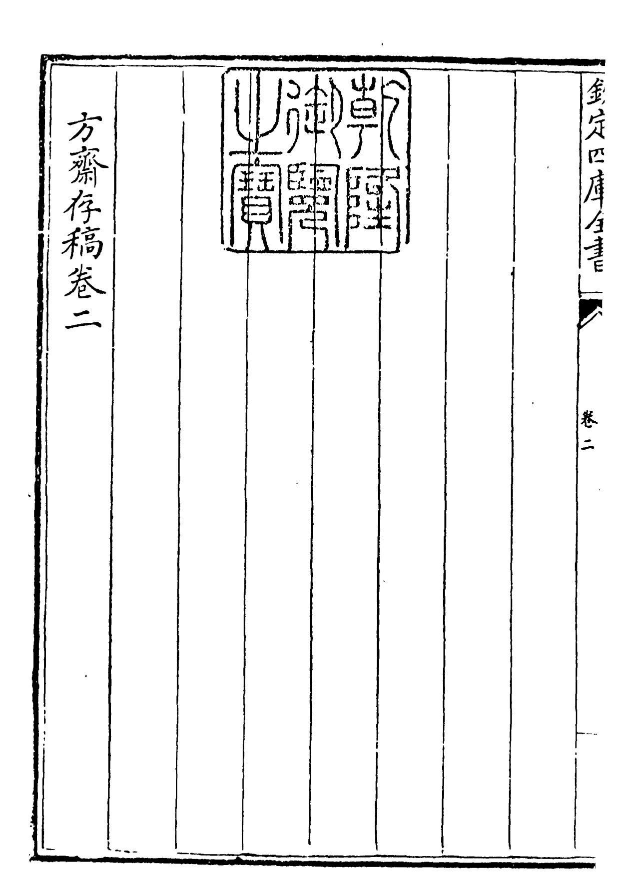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林文俊謹奏為自劾不職乞賜罷黜以應災變事比者南京太廟被火實為非常之變臣觸目痛心省愆待罪寢食弗寧仰惟皇上至孝以事祖考至誠以格天地今一旦有此變異皆臣下不職有以致之伏念臣以愚陋叨貳禮官不能夙夜寅清以典三禮其為不職視諸臣尤甚況臣遭際聖明歷官翰林春坊國學以至今職受天高地厚之恩而莫能效涓埃之

報職業久曠祿廩虚糜負咎積愆已非一日伏望皇上將臣亟賜罷黜以儆臣工以弭災變臣無任恐懼隕越俟命之至為此具本順差辦事官孫芳賫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嘉靖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奉聖旨林文俊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謝恩疏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林文俊謹奏為謝恩事先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奉聖旨林文俊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欽此

臣以菲材伏蒙聖恩拔擢無任感激除赴闕叩頭謝恩
外恭候聖訓續該吏部題為到任事欲將陞任官員
暫令到任在外者令其具奏赴任管事奉聖旨是依議
欽此臣欽遵明旨謹於本月二十八日恭赴午門前叩
頭辭朝去赴任管事臣仰荷天恩無任感戴之至為此
具本親賫謹具奏聞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聖
旨知道了



方齋存稿卷二